



修好人的

另一扇门

——性别重塑艰难而火热

□ 时 生

秀的，举手投足都是女儿相。带他来的父亲满眼血丝，跟陈焕然说，别人家的孩子都没事儿，怎么偏偏就摊在我的头上呢。陈焕然问，你到底想要一个死的儿子还是要活的女儿。父亲思前想后，最后同意儿子做手术。出院时，父女俩都高高兴兴的，父亲说：“没了儿子，可领回个漂亮的女儿，我脸上也有光。”

一个武汉的女孩想变成男孩，陈博士问她：“做女人怎么不好？”那女孩当时就急了：“你知道我每天做的是什么梦吗？”

据了解，需要做变性手术的大致有这样五类：一类是心理上的疾病，由于种种因素（目前病因尚不清楚），病人的自我认知性别是错位的，本身是男孩的认为自己自己是女孩，本身是女孩却又认为自己是男孩，这就是通常所说“异性癖病”；第二类主要是生理上的畸形，这类人一般都会有两套生殖器，需要他长大以后认定自己应该是男还是女；第三类是指定性别，这里又包括两种，一种是由于父母、祖父母因为种种原因从小就对孩子当成异性来养。一般是说，孩子在2~3岁就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明确的认知，由于被误导，导致他们对自己性别的认识与生理性别不同。还有一种是由于医务工作者自身的素质不高造成的，他们不清楚一个人的性别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是多么的重要。往往接生的医生或者农村的接生婆在接生时，看到有些性器官发育不是十分完全的小孩，也搞不清楚这孩子该是男还是女，就不负责任地胡乱写了一个，孩子长大后发现搞错了；第四类就是外伤性的，有些人由于烧伤、烫伤或者车祸把生殖器完全破坏掉了，需要重新建立性别；第五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“男人婆”、“娘娘腔”，一些健康的人群，他们的性别不是很明显，严格地说他们需要的是美容手术。据陈博士估计，按照中国估计的发病率，应该做变性手术的发病人数也要以万数来计。

想做变性手术考核比进清华北大还难

想在性别重塑中心做手术需要经过考核，它的第一条规定就把许多人拦在了门外：大学本科以上学

近日，亚洲惟一一家有关“性”与“性别”的整形美容外科治疗中心——中国医学科学院性别重塑中心在北京成立。

走进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性别重塑中心，想见到中心的陈焕然博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因为他几乎一整天都会呆在手术中心塑造被他称之为“作品”或者“宝贝”的变性人。中心成立的消息传出后，每天都有人到中心来咨询，热线电话更是一个接一个。记者刚一见到他，他便劈头扔过来一句话：“你这张脸整体上感觉还行，就是鼻梁太低了，要修一下会更漂亮。”

陈博士的同事笑着问记者：“你们是不是来打假的？3.15打假，最该打的就是陈焕然，因为他的‘作品’都是改装货。”

五类人该做变性手术

陈博士告诉记者，提起变性人许多人都会想到五个词：流氓、变态、人妖、同性恋、精神病。其实这些病人只是“性中枢系统”出了毛病，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女（男）的，可偏偏却长成了男人（女人）的样子，常年承受着来自心灵和肉体的压力，有人甚至想到死。他常对心神不安的病人说：“不要怕，你有100扇门，99扇都开关自如，只有一扇门有点小故障。”而陈博士要做的就是把那扇门修好。

一个18岁的天津男孩儿，曾自杀两次。他眉清目

历。之所以要求这样,首先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理解手术的难度,他们能够较为理智地看待自己的手术,以减少术后的后悔率。据了解,国外的术后后悔率为7%,但目前陈博士做的这100例中尚无一例。二是这些人走向社会后可以立足于社会,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。现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,每1个职位就会有5个人盯,连“原装货”都找不到工作,就不要讲“改装货”了,所以小一些的孩子找陈博士做手术,陈博士就提议他考大学,或者上研究生,就是上了大学所学专业不好也不行,比清华北大的录取率还低。至于做手术的时机,陈博士一般都建议他们在毕业的前期,因为这是一个环境转换期,这个时期手术,有利于社会接纳病人,减少病人的压力。

曾经有罪犯来陈博士这里做手术,贼眉鼠眼看上去就不像好人,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钱,他们说:陈医生,你就给我做了吧,钱不是问题。这种情况,一般陈博士都会让他们出示公安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
在国外要一个群体来参加性别工程,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大的工程。首先是由整形外科医生牵头、妇产科医生、心理医生、法律专家、社会工作者都要参加。而在这里,所有的工作都由陈博士一人来做,为此他还专门考取了律师资格。

据介绍,目前来这里要求做变性手术的,男变女和女变男的比例是1:1。记者分别来到了男变女病房和女变男病房,在男变女病房见到了做完手术快要出院的小丽,“她”的皮肤白晰而光泽,讲起话来细声细气。今年大四的“她”只身一个来到北京做手术,“她”对自己说:“不要怕,你是个做大事的人,闯过这一关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。”“她”说,在大学里,“她”不敢住在宿舍中,不敢上厕所,不敢游泳、不敢……总之她不敢的事太多了,为此,“她”只她住在学校外面,“她”那交了许久的男朋友因故没来陪“她”,但“她”幸福地说:“他一定会在车站接我的。”问“她”做这么大的手术疼不疼,“她”说:“能不疼吗?但我不后悔。”

变男手术第一关的小白是由妈妈陪着来的,“他”说“他”今年刚刚大学毕业,没有找工作,毕业后就缠着妈妈给“他”钱瞧病,原来有着两儿两女的妈妈说:“你总得告诉我,你得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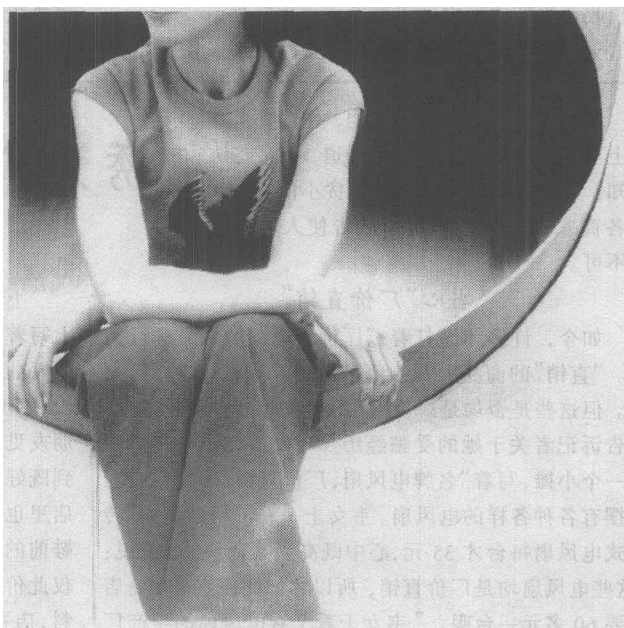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病吧。”小白痛苦地讲了这20多年来自己的烦恼与不幸,妈妈吓呆了,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听不懂孩子讲的到底是什么。但她明白了一点,就是自己疼爱了许多年的小女儿想要变成男娃娃,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病,还有这样的医院,她想不通。老人家什么也没说,一头倒在了床上就是3天没起来。3天后,她坐起来,对小白说:“娃儿,你等着,妈去办贷款,就是借钱我也要给我娃娃瞧好病。”就这样,母亲带着贷来的3万元来到了北京。记者见到小白时,“他”刚做了乳房切除术,讲起话来还没有什么气力,“他”说“他”非常幸运有这样一个人能理解“他”的母亲,出院后一定会好好地报答她。

变性者难过社会关

据了解,做变性手术的人要面对的是几大难关。在户口本、身份证上更改性别是比较难的一关。所以很多人术后处于真空无性别状态。

首先,我国没有法律支持变性手术,但也没有法律说不允许变性手术。所以,目前做的变性手术都是在走法律的空隙。

其次,手术者回到单位,常常因无法正常使用而遇到麻烦甚至开除。因而做变性手术难,过社会关更难。



(上接第28页)久。其宣称由于厂家欠债,所以以物顶债。真牛皮鞋每双仅售40元,这是最后一天,希望顾客千万别错过良机。有如此诱惑,购买者趋之若鹜,争先购买。而鞋的厂家有上海的、广州的,质量看起来还可以,式样外型还算新潮。但是,那店主的录音机一直响

了一个月才关门,暂且不说那鞋质量如何,如此的广告却是明显骗人。对此,记者认为面对这些诱人广告,消费者应谨慎购买,以免上当受骗。

· 李建军 ·

——摘自《生活周末》